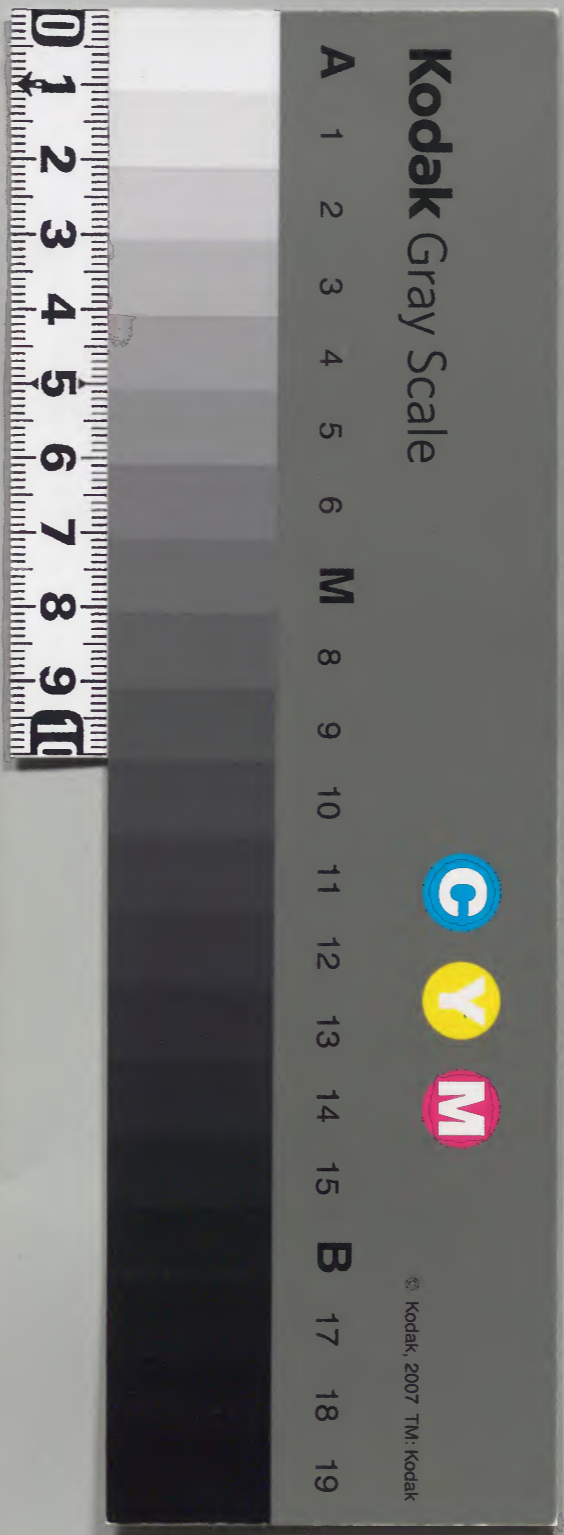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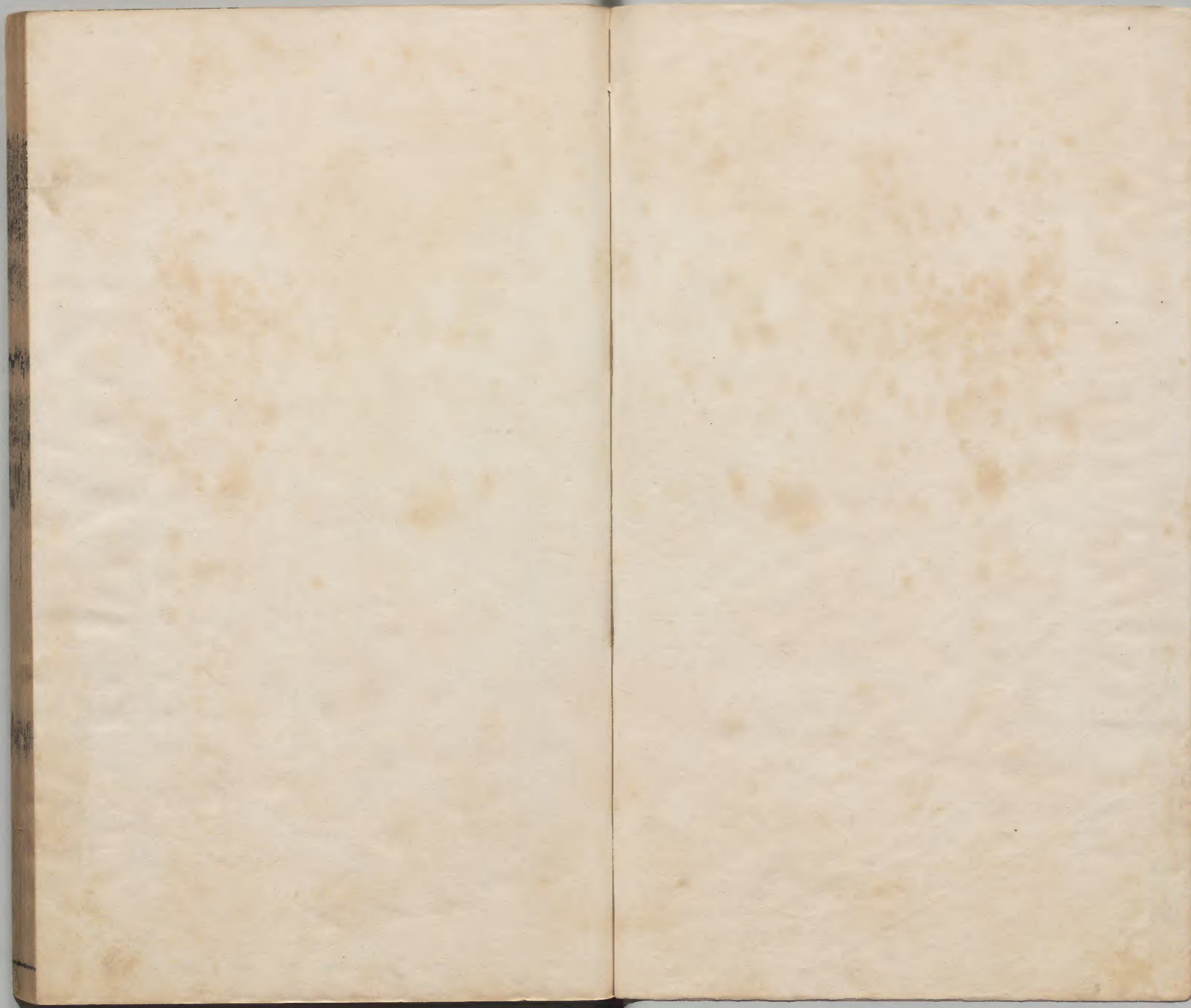
晉紀

自一百一  
至一百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 55 )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副御

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晉紀二十三 起上章游離盡著 雍執徐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大閱于鄴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鶩將之入寇鶩音務將會疾篤乃召恪

駑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

卒年四十二戊子太子暉即皇帝位暉字景茂儁第三子按長曆是年正月甲

戌朔今儁以甲午卒則戊子在甲午前即位恐是戊戌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秦王堅分司隸置雍州雍於用翻以河南公雙為都督

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

公鎮安定河涼二州非秦土也雙所督實土惟安定五郡耳為雙以安定叛張本封弟

忠為河南公 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二月燕人

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

政錄總也朝直遙翻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駑為太保慕輿根

為太師參輔朝政朝直遙翻下同根性木強師古曰木謂質直強音其兩翻

自恃先朝勲舊自孰以來根屢有戰功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

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于恪曰今

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

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此殷

法也非周法也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

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悖蒲內翻又蒲

沒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

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亦是二

鄰觀釁一鄰謂晉秦也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

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

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很戶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

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

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帥讀

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

以孤發發陵之翻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

乃止根又思戀東土龍城在鄴城東北故曰東土言於可足渾氏

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

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

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大赦既誅根及其妻子黨與恐眾心

反側故肆是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恟計

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

從從才或說以安自嚴備說輸恪曰人情方懼當安

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眾將何仰復扶由是人心

稍定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

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

任量音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朝直不顯其

狀隨安他叙不令失倫以叙遷為他官不唯以此為

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尔

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恪為太宰故稱之朝廷初聞燕

宰輔

主僑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

徵兵兵至  
至亡卒以

歸散大費  
恪處分亦

何益

弭變

大耳史言慕容恪能輔三月己卯葬燕主僑于龍陵

因以為名陵在龍城謚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

燕朝多難難乃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

道路斷塞塞悉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

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

臺使疏史孫希為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帥騎

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史言恪當國有

之際處之有左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觀希泳之弟也

古玩翻示之也觀兵懼兵以示之也希泳之弟也

彭宋燭之子弟皆貴顯于燕所以勸委質者能守死

而不貳了孫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降戶請田內

必獲其福也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江翻請田內

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

司馬徐贇帥騎襲之贇於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

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敗補黜雍以

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

內貢獻相尋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犍

言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

妻之妻七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謝安少有

重名少詩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會工以山水

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

此權宜也  
陽平公融  
之說為正

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謝安字安石江東人始焉所期望者殷

浩治既無以滿眾望矣繼而所望者謝安而劣浩余謂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浩之所以敗正以與桓溫齊名其心易溫

又值石氏之亂以為可以立功敗于輕率也謝安當

桓溫擅政之時又身嘗為之僚屬而懲浩之所以失

戒溫而為之備溫既死而值秦之強兢兢焉為自保

之謀常持懼心此其所以濟也史氏謂其能矯

情鎮物蓋因履齒之折白雞之夢而知之耳

遊東山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常以妓女

自隨妓渠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樂音必

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

門貴盛劉惔以清談貴顯而謝尚謝奕謝而安獨靜

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言恐亦

識人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

重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各帥眾數

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帥讀曰率降戶江陽平公

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

地利非懷德也稽音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

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

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十一月封桓溫為

南郡公溫弟冲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燕

太宰恪欲以李續為右僕射燕主暉不許恪屢以為

桓冲

通鑑卷一百一

晉書三十三 穆帝

五

請暉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

暉不平李績事見上卷上年

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

張平等之反覆亦秋類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

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

是叛秦專附於代史言夷狄反覆難保東安簡伯郗曇卒郗

之翻曇徒舍翻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兗冀青幽五

州諸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平陽人舉郡降燕平陽

時屬張平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

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于燕主暉欲求媚于太

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詳說輸芮翻恪大怒奏收斬之高

昌卒二年高昌奔榮陽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眾遣使來降

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

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將即亮翻

冠古玩翻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

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

猝攻易以跋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

拔事見上卷二年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

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間古覓翻於我不勞

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

求且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

如于猛之誅張貴恪之斬丁進可光信史

傅顏



弟黃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

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黃

門郎沔中七郡魏興新城上庸襄陽義成竟陵江夏也

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

城當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涼驃騎大將軍

宋混疾甚

驃奇寄翻

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

靚疾正翻又疾

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

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

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

儒緩機事不稱耳

凡儒者多務為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稱尺證翻

殿下

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

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

貞

朝直

及卒行路為之揮涕

卒子恤翻為于偽翻

玄靚以澄為

領軍將軍輔政

五月丁巳帝崩

九年十

無嗣皇太后

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

元帝明帝成帝皆正統相傳琅邪王丕成帝長子也

故曰中興正統

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

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

封東海王奔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

陵廟號孝宗

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

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

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

精空深為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

將即亮翻羸倫為翻

皇甫真知

楯食尹翻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趨七突圍

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犇

榮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降戶徙士人將帥于鄴

自餘各隨所樂帥所類翻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

書著作郎晉武帝以祕書并中書省故九月戊申

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稱穆皇

后居永安宮凉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惡烏路

起兵攻澄殺之併滅其族宋澄豈特機事不稱哉遂

能為也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

同輔政張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鴈門殺

太守單男甲音善既而為秦所攻平復謝罪于燕以

求救復扶燕人以平反覆弗救也平遂為秦所滅

乙亥秦大赦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為桓溫所惡

桓溫初以安西鎮上流汪為上佐蓋惡其異已也溫

將北伐命汪帥眾出梁國帥讀冬十月坐失期免為

庶人遂廢卒於家卒子甯好儒學好呼性質直常

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

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沈持游辭浮說波蕩後生

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

范甯

張平

穆帝

喪息浪翻 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

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喪息浪翻 呂護復叛犇燕燕人救之以為廣州刺史燕無

廣州以刺史之名授護耳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

涼劉

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敦徒門翻

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

似長寧長寧侯張祚也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

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

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少詩照翻更求

趙白駒

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

俱入朝朝直肅與白駒從天錫肅斫之不中中竹仲翻白

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逸走帥

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

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

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將即亮翻今所取者止張邕耳

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

勿扶粉翻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輔政自張重華沒後張祚張瓘朱混宋澄以

疏史翻冠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涼至是方奉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

建康年號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三 穆帝 九

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燕大赦 秦王堅命牧

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

參行本

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

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弃不用當是之

時内外之官率皆稱職稱尺證翻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

賊屏息屏必邪翻是歲歸義侯李勢卒永和三年李勢降至是而卒

哀皇帝諱不成帝長子也字千齡咸康八年封琅邪王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甲寅減田租

收二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今減之畝收二升燕

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獎卒千餘介

守孤城不足取也將即亮翻介如字獨也又音曼燕人從其言遣寧

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

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

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鎮汝南希真既並假節職任安同之矣希亦當帶並並護之職史逸之也驥思將翻監工銜翻

假節希冰之子也庾冰秉政于咸康丙子拜帝母周貴人為

皇太妃儀服擬于太后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

河南太守戴施犇宛永和十二年桓溫留戴施戍洛陽宛於元翻陳祐告

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

三千人助祐守洛陽帥讀日率遐嶽之子也鄧嶽王敦將也敦敗後自

歸著功 交廣 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

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

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

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晉志曰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

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晉惠帝置秘書監併

統著作省蓋著作雖別置省而猶隸秘書也余按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廷如是則漢西都雖

未置著作之官而承明金馬亦著作之所也散悉直翻騎奇寄翻昔中宗龍飛元帝廟號

中非惟信順協于天人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實賴

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賈

后之廢趙王倫之誅繼而諸王交兵胡羯乘之而起大下大亂至是六十餘年矣喪息恨翻河洛

丘墟田夏蕭條田容也百大大也言平原之地也士民播

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長知亡者丘隴成

行行戶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

若遷都旋軫之日賈公彥曰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

遐域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南緬遠也

遐亦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言以理觀之遷都于洛

遠也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烝烝進進也言若遷洛

進進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

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餘趨死之憂促哉樂

洛趨七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中原以江南為一

喻翻

通鑑卷二百一

哀帝

上

朝頓欲拔之。驅蹶於窮荒之地。六翻提挈萬里。踰險

浮深。離墳墓。離力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復扶舟車

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

溺江川。僅有達者。溺奴此仁者所宐。哀矜國家所宐

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宐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

先鎮洛陽。將即亮掃平梁許。梁謂梁國許謂許昌

路。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

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夏戶奈何捨百勝

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孫楚仕武帝

少慕高尚。少詩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

曰。致意興公。孫綽字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

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楊州刺史。王述曰

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

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孔穎達曰。言在昔者

在者從上自下為稱喪息浪。自惠帝永興元年劉

淵始亂。距是歲五十九年。自懷帝永嘉五年。洛陽陷

距是歲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

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中畿王畿也。周禮

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皆以五百里言光復舊

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處昌呂翻委

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

王述明眼

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虞音巨述曰：永嘉不競。

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宐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溫督

荆司雍益梁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

秦孝是每月一至焉。六月甲戌，燕征東參軍劉拔刺殺

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刺七亦翻秋七

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以晉援兵至也中流矢而卒。中竹仲翻燕將

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新城春秋戎蠻子之

國也。自漢以來屬河南。隋改為伊闕縣。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

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

女于燕。犍居言翻燕人亦以女妻之。妻上細翻十二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

退屯壽陽。以洛陽兵解退屯而燕兵尋復至矣。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

妃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治直之翻詔司徒

會稽王昱摠內外衆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為于偽翻僕

射江彪啟於禮，應服總麻。彪通開翻又欲降服。碁彪曰：「厭

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總麻。」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環經。

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碁彪以為應服總者，蓋以帝入後大宗，則周

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三 哀帝 三

江彪  
二語足矣  
議禮何必  
煩

氏者琅邪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厭於葉翻嚴尊也

夏四月燕寧東將軍

藍田獻侯王坦之

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犇魯陽五月加征西大

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

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

又以征西掾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

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以超多髯而珣短也掾干

緇翻郗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令力呈翻溫氣槩高邁罕有

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

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

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謝玄

易以玄弈之子也升平二年謝弈卒以西中郎將袁真都

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

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劉遠犇江

陵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角二星亢四星晉天文志角亢氏鄭兗州分孛

蒲內翻亢張玄靚祖母馬氏卒靚疾正翻又疾郢翻尊庶母

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

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

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

兵入宮弒玄靚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帝紀天錫殺玄靚自立在七月今從晉春秋

宣言暴卒謚曰冲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

通鑑卷之二十一

晉紀三十三 哀帝

古



天鈞畏罪

軍涼州牧西平公使疏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

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志孫文端臣綸直

并送御史俞歸東還穆帝永和三年歸癸亥大赦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

長平長平縣前漢屬汝南郡後漢晉屬陳郡汝南太

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考異曰燕書作代王

什翼犍擊高車大破之高車即敕勒也俗乘高輪車

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

丁零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與柔然同唯車輪高

大輻數至多俘獲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頭以征

虜將軍桓冲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

駿楊凝策徙于尋陽

二年春正月丙辰燕大赦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

軍李洪略地河南驤思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

所在土斷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嚴其法制謂

之庚戌制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斷讀

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乘繼陛下茲事實

日月之食論語子貢曰君子之不聽辛未帝以藥發

不能親萬幾褚太后復臨朝攝政穆帝以幼冲嗣位

升平元年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即位年長矣以

疾不能親政太后復臨朝復扶又翻朝直還翻

季福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于懸瓠補敗

邁翻水經注曰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如垂瓠因以名城瓠音胡又音互 頴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

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

郎將袁真等禦之去年五月加桓溫督錄假黃鉞至是書其官名而不姓堅冰至矣

溫帥舟師屯合肥帥讀曰率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

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五月戊辰以楊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加大司馬溫

楊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辭

不至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

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

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

復讓復扶又翻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六月秦王堅遣

大鴻臚拜張天錫為使持節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

公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

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赭圻在宣城界南史

沈攸之自虎檻洲進攻赭圻陶亮等自鵲頭引兵救之劉昉曰宣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舊

治赭圻城唐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按溫表云春穀縣之赭圻城在江東岸臨當濡須口上二十里距建

康宮三百二十里南有聲里北固讓內錄內錄謂錄有高官成車昌遮翻圻渠希翻

遙領楊州牧 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

通鑑卷三十三 哀帝 其

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于堅曰  
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為後柳等反張本去羌呂翻燕侍

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請鄴 燕  
太宰恪將取洛陽 考異曰帝紀慕容暉寇洛陽上云苻堅別帥侵河南按明年恪拔

洛陽堅親將以備潼關是未敢與燕爭河南也十六國春秋堅傳亦無此舉帝紀恐誤先遣人  
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

津盟讀曰孟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臯初沈充之子勁以  
其父死于逆亂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二年志欲立功以雪舊恥

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  
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行下孟翻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

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  
祐守之冠古玩翻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

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  
少擊燕眾摧破之少詩沼翻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

能守度徒洛翻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  
洛陽祐帥眾而東帥讀曰率勁喜曰吾志欲致命論語子張曰士

見危致命朱子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  
遂犇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秦王

堅命公國各置三卿晉制王國置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秦因其制并餘  
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中令偽于富商趙掇等車

富商為卿  
通鑑卷之三十三 齊紀三十三 哀帝

王胡之  
觀沈勁死  
節可以知

程憲

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又都活翻黃門侍郎安定

程憲請治之治直翻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

儒乃更猥濫如是安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

降爵為侯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銓衡謂吏部尚書也自非命

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阜隸不得

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畱安

樂五公皆降爵為侯樂音洛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劉衛辰復叛代劉衛

辰附代見上升平五年復扶又翻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犍居言翻

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犍知而

匿之按北史代國俗無網帛而謙盜之其罪在不赦而什翼犍能容之故史以此言其寬厚之一端

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若謙慙而自殺

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中竹仲翻既

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鬪

耳為于偽翻何罪遂釋之大司馬溫移鎮姑孰溫又自赭圻而

東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楊州之義

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義城郡置干襄陽襄陽郡屬荆

州而義城郡領楊州淮南之平阿下蔡蓋桓宣先從

祖約退屯淮南後鎮襄陽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

城穀城荊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楊州之義成曰

義成者言以義成軍因而名郡後人又於成字旁添

立失其初立郡之旨矣京兆郡屬雍州時亦僑立於

襄陽雍於用翻加江州刺史桓冲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

事初冲刺江州領西陽譙二郡太守今加監荆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凡六郡通

所鎮尋陽為八郡監工銜翻南蠻校尉按江左唯荆州領南蠻冲傳亦無蓋紀因

桓帝重出今不取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

溫于冽洲今姑孰江中有冽山即其地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

堂年二十五西堂太極殿西堂也建康太極殿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為即安之地事遂

寢帝無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奕當作奕

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秦大赦

改元建元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

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易

翻勿更畏懦而怠情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

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

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

殺之恪略地至峭澗峭澗谷也澗澗池也澗澗池關中大震秦王

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將即亮翻燕人以左中郎將

慕容筑為洛州刺史鎮金墉筑張六翻吳王垂為都督荆

楊洛徐兗豫雍益凉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

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雍於用翻太宰恪選鄴謂僚屬曰

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今定洛陽

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然身為元帥實有愧于四



海帥讀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

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易

卦六五爻辭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

愆惟忠惟孝見尚書其是之謂乎

燕將略

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

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

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近其故未嘗負敗 壬

申葬哀帝及靜皇后于安平陵王皇后謚曰靜晉書作靖夏四

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奔卒謚法貞心大度曰匡以司空

陽鶩為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為司空領中書

監鶩歷事四朝魏甄偽時四朝朝直迺翻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

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

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封奔事燕亦歷事四朝其宣勞過于陽鶩子孫

貴顯亦過于陽氏豈奔之謙德有愧於鶩邪或者史家因陽氏家傳書之而封氏闕然無述也少詩照翻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撫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穆帝永和三年桓温平蜀留撫鎮之至是纔十九年蓋晉未得

蜀之前置益州刺史于巴東撫先已為刺史温既克蜀撫仍為益州刺史鎮彭模曰在益州三十餘年者

史通其鎮巴東鎮彭模之年數之也甚有威惠詔以其子健為太守楚

代之健居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為琅邪王

燕陽鶩晉周撫皆以年勞定國

元帝以昱為琅邪王，奉恭王祀。成帝咸和元年，王生母鄭夫人薨，王號慕，請服重，徙封會稽王。是後康帝、哀帝及今帝皆自琅邪入繼大統。會工外翻。

冰之女也。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為會稽王，昱

固讓，猶自稱會稽王。會工外翻。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

王劉衛辰皆叛，秦轂帥眾二萬寇杏城，秦王堅自將

討之。轂古祿翻，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

輔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轂，破之，斬轂弟活轂

請降。降戶江翻。徙其豪傑六千餘戶于長安，建節將軍鄧

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木根山在朔方。九月，堅如朔方巡

撫諸胡。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眾乘

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亦秦主生之弟也。鮮卑秃髮椎斤

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眾。鞬居言翻。椎斤樹機

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樹機能亂涼州，見晉武帝紀，從才用翻。梁州刺

史司馬勲為政酷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

意，即於坐臬斬之。忤五故翻，坐祖臥翻，臬堅亮翻。或親射殺之。射而亦翻。

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勲遂舉兵反

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切諫。西戎司馬，西戎校尉之屬官也，雍於用翻。

隗五罪翻。勲皆殺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勲

引兵入劔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暉，棄城走。晉初置西夷校

尉治汶山，今蓋治涪城，涪音浮。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大司

馬

撫能為國重臣三十餘年

隗粹

馬溫表鷹揚將軍江夏相義陽朱序為征討都護以

救之夏戶雅翻相息亮翻秦王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

侍中以曹轂為鴈門公劉衛辰為夏陽公夏戶雅翻各使

統其部落 十二月戊戌以尚書王彪之為僕射

海西公上諱奔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

琅邪王即位後桓溫廢為海西公

太和元年春三月荊州刺史桓豁使督護桓胤攻南

鄭討司馬勲 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稽首

歸政上章綬請歸第稽音啟上時掌翻燕主暉不許 夏五

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朱序周楚擊司馬勲破之擒

斬司馬勲

勲及其黨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代王

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於賢翻 秋七

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庾后諡曰孝 秦輔國將軍

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二萬寇荆

州攻南鄉郡萇仲良翻帥讀曰率 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

于新野秦兵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安陽縣漢屬漢中郡魏置魏興

郡安陽屬焉晉省秦攻南鄉而退安能深入山阻掠安陽之民乎載記作漢陽謂漢水之北也當從載記

為是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司馬勲初平赦其

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

名劔履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



絕於秦

涼與秦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使疏吏翻

燕撫軍將軍下邳

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初隴西

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于張天錫

李儼據隴西事始上卷永和十

一年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十二月羌歛岐以略陽四千家叛秦稱

臣于儼

載記作歛岐張天錫傳作廉岐歛羌姓也

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

涼絕

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

新野燕人造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宛於元翻

徐

兗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大司馬溫忌之

二年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魯高平免官

考異門帝紀是月

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于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

二月燕撫軍將

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安都王桓襲救勒

秦輔國

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揚武

將軍姚萇等帥眾萬七千討歛岐三月張天錫遣前

將軍楊邁向金城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

張軌置左南縣屬晉

興郡鬲駟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逕其南曰左南津通音聿

游擊將

軍張統向白土

晉志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

之北為綠河濟渡之地

天錫自將三萬人屯倉松

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威

郡後梁呂光改曰昌松縣將即亮翻

以討李儼歛岐部落先屬姚弋仲

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陽歛岐奔白馬

白馬即武都自

馬氏之地秦王堅以萇為隴東太守 夏四月燕慕容塵

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 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

始二郡下之 宋白曰張駿十八年分武始興晉廣武

狄道縣置武始郡今熙常據敗儼兵於葵谷 敗補天

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 枹音膚遣其兄子純謝罪

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

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歛岐王撫守

侯和姜衡守白石 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

西郡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宋白遣楊適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

天錫相持於城下 枹罕城邵羌禽歛岐於白馬送之

猛遺天錫書曰 遺于季翻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

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

筭也 二家謂秦涼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

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

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

乘輿從者數十人 從才用翻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

及為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

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 立忠將軍符秦所創置張天錫之西歸

也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

賀肫

通鑑卷三十一 海西公

禮年十一  
知根之語  
异人也

燕慕容垂

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

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于人

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

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

告猛斬肫肫株倫翻又音豚說以儼歸至長安堅以

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燕太原桓王恪言于燕

主暉曰謚法辟土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

以長幼之次長知故臣得先之得先悉臣死之後願

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問

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

猶可為相謂才亞於管况至親乎吳王文

武兼資管蕭之亞謂才亞於管陛下若任以大政國

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窶音俞

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覘音丑

又丑曹轍匈奴右賢王命匈奴曹轍發使如燕朝貢也前年降於秦朝

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晉武帝置西戎校尉

簿其屬也考異曰燕建熙八年皇甫真為太尉燕

書及載記真傳郭辯至燕皆在真為太尉下晉春秋

是在建熙十年八月恐皆非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

子奮覆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皇甫真本安定人任

辯至燕歷造公卿造七謂真曰僕本秦人家

秦郭辯

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三

三

破妖鏡

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三

五

為秦所誅故寄命曹主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晔請窮治之治直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為千偽翻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六州幽也充豫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曹毅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堅分毅部落貳

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雒城擒之雒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

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代地犯其稼田稌子例翻糜也今南人呼黍為稌北方地

代王什翼犍怒稌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有稌田項安世言翻燕平北將軍武強公塗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

什翼犍攻雲中塗棄城走塗與振威將軍慕輿賀辛

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郗五之翻

沈約曰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界者成帝咸和四

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三

海西公

五

年郝鑿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  
淮南及畱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充二  
州或治江北江北又  
僑立幽冀青并四州 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

將軍并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

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

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

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復扶又翻秦并州刺

治上邽洛州刺史治陝雍州刺史鎮東主簿南安姚

眺眺他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

難當竭力除之况自為難乎難乃庾不聽堅聞之徵

柳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

武據安定皆舉兵反果如王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

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宐罷兵各定其

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梨肉脆而齧之

離叛則國力脆弱將為敵人所乘故齧梨付代王

什翼犍擊劉衛辰河水未合什翼犍命以韋紆約流

澌俄而冰合自代擊朔方西渡大河其然猶未堅乃

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

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

七而還衛辰奔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寧敬公陽鶩卒謚法合善

典法曰敬

秦姚眺

夙夜警戒曰敬以司空皇甫真為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

分討上邽安定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

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

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

取之陝式冉翻 雍於用翻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

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

謂暉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疆秦二國常

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于輔相

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

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

難少詩照翻 難乃旦翻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

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慎

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冒利而忘害者謂利在於得兵權而

冒當大司馬之任而忘亡國敗家之害也又以語太傅評語牛倨翻及恪卒評

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冲為大司馬冲

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為評垂有隙張本 騎奇寄翻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

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華陰縣在陝城之西有潼關之險降

燕王德

戶江翻華  
戶化翻

燕魏尹范陽王德

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為魏尹

上疏以

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

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

蒲阪、陝城、上邽、安定、與長安為五

投誠

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

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

國語越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

越其敢逆天乎

空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阪

喻趨七吳

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度圍太傅摠京師虎旅為二

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

應渾壹之期于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

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

難乃

易以朝廷雖明未如先帝

燕人謂其主為朝廷

吾等智畧又非

燕魏公度

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

度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

遺于

苻堅王猛皆人傑

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

將有甬東之悔矣

左傳吳入越越子保于會稽使行成於吳吳子許之伍子胥諫不聽

其後越入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縊賈逵

曰甬東越鄙甬江東也索隱曰今鄞縣即其處甬余隴翻垂謂真曰方今為人患

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

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癸亥大赦 秦楊成世為趙公雙

光知兵

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為燕公武所敗犇還秦王堅復遣武衛將軍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儔等帥眾三萬討之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儔奴沃翻夏四月雙武乘勝至于榆眉以苟興為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安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犇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敷出挑戰數所角翻挑徒王猛不應柳以猛為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眾二萬西趨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帥護曰率趨七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眾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羌進攻之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為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為雍州刺史樂音洛雍於用翻九月王猛等拔蒲坂斬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占之贖翻晉制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少所沼翻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縮曰今三方鼎峙三方謂燕晉秦也各有吞



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孟翻至使民戶

殫盡。委輸無入。委於偽翻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

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隣敵。且非所以為治。直治

吏安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罷斷丁燕主曄從

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擿他無敢蔽匿。出戶二

十餘萬。舉朝怨怒。朝直綰先有疾。自力釐校戶籍。疾

遂亟。冬十一月卒。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

公廋。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

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

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苻健廟

乃賜廋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

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苻生廢為越苟太后

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

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于仲羣。不顧太

后。謀危宗廟。苻雙字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

抑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為建武將

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為汲郡太守。加大司

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為

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于秦。秦以

世為南秦州刺史。

何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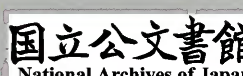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晉紀二十四 起屠維大荒落盡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慕容恪死溫乃伐燕



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為慕。初情在北府。都

容垂所敗哉。郗丑之翻。情挹淫翻。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歷

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京口兵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至謝玄用之。而後敵人知畏哉。深不欲情居之。而

情暗於事機。乃遣温。温賤。遺于。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

出河上。情子超為温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情

賤。更工。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將即亮翻。老病乞

閑地。自養。勸温并領已所統。温得賤大喜。即轉情冠

軍將軍。會稽內史。冠古玩翻。會稽為王國。改温自領

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騎。讀曰率。甲子。燕主暉立皇后。可足渾氏。太后從

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從翻。大司馬温自兗

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兵亂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

汴皮。恐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辛丑。温至金鄉。金鄉

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陰郡。唐天旱水道

絕。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

于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

合洪水。洪水經注。濟水東北入鉅野。其故瀆又東北。右

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

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荷

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汶音問

虎生寶之子也。毛寶預有平蘇峻。温引舟師自清水

入河。舳艫數百里。舳音逐。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

毛虎生鑿

郗超有意  
智一失足  
成千古恨

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四

海西公

運自清水入河皆是汭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

敵為資復無所得復扶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

趨鄴城見賢遍翻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

碣碣音竭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

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

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

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濟子禮翻控引漕運俟資儲充

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賒遠也然期于成功而已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上時掌翻進不速決退必愆之愆差

也也此言糧竭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

澁滯澁色立翻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少詩詔翻恐於時

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郗超之謀畧豈常人

也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于一戰溫

也所不敢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為備溫亦不為

也也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湖陸縣前漢曰

也也章帝更名湖陸晉分屬高平郡賢曰湖陵屬山陽郡獲燕寧東將軍

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

二萬逆戰于黃墟水經注陳畱小黃縣有黃鄉杜預

日邑丘墟故曰黃墟帥厲兵大敗單馬犇還高平太守

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于林渚

水經注華水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

于棐林以救鄭遇于北林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又

海西公

有白鴈陂在長社東北 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

溫復扶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散

又翻又翻秋七月溫屯武陽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

魏屬奇寄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

枋頭帥讀曰率枋音方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

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

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使疏帥征南將軍范陽

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

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悉羅騰蓋夷人以

也官氏志所載神元時餘部諸姓胤鍾之子孚放之子

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

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見九十九

年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

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疆大慕容評非

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

之粟觀兵崤澗澗彌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

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

不亦善乎王猛之取李儼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

洛州刺史鄧羗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

申胤垂所表也

穎川穎川郡治許昌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使疏吏翻以

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于申胤曰溫眾彊

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

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

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

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朝直遙翻故溫之得志眾所

不願也必將垂阻以敗其事乖異也阻隔也敗補邁翻又溫驕而

恃眾怯于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

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溫之為計正如此中胤料之審矣

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溫

秦而不度霸水攻燕而徘徊於頭人皆咎其不進知彼知已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

以禁暴定功然其去眾人亦遠矣愆謂糧運失期必至懸絕也見賢遍翻溫以燕降人段

思為鄉導降戶江翻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

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

之染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

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

譙郡及梁國也水運路塞塞悉則翻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

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

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燕豫州刺史治許昌斷丁管翻當佩之子也

劉佩為慕容皝將却石虎攻宇文皆有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

悉羅騰亦表

起已先見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慕容皝傳 四

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剽匹妙翻急也怯于陷敵勇

于乘退宐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挑徒了翻分餘

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

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數所角翻復扶

又翻下同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弃輜重鎧仗重直自用翻自

陸道犇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

太守沈約曰東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蓋祖述在豫州時所

置也燕於賢翻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汴水濟瀆皆自北而南恐追兵

毒其上流故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

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

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

俟其士眾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

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

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畱郡范陽

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

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又破之死

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

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於山陽

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溫深恥喪敗喪息浪翻

乃歸罪於袁真以石門不開糧運不繼為真罪奏免真為庶人又免

變

冠軍將軍鄧遐官

冠古玩翻

真以溫誣已不服表溫罪狀

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

降戶江翻使

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淮南太守

本治壽春壽春既叛以虎生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縣虎生守之外以備壽春內以衛江南

燕秦既結好

好呼到翻

使者數往來

數所角翻

燕散騎侍郎

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

琛正林翻

晷與王猛

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

秦大治

治直吏翻

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

王堅方畋於萬年

萬年秦之櫟陽漢高帝更名屬馮翊晉屬京兆

欲引見琛

燕使臣詞

見賢通翻

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

朝直遙翻灑所賣翻又如字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

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

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

處昌呂翻

焉於虔翻乘繩證翻

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

遇禮

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禮若道路何不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

相逢遇也

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

靈祚

謂神明之祚也

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

闕我王略

左傳侵敗王略杜預注曰略經略法度余謂此略封略也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

之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

援

要一遙翻呼到翻

下同

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

通鑑卷之二十一

晉書卷之二十一

海西公



隣憂

競疆也朝直

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疆寇既退

交聘方始謂安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

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

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

騶衍曰中國有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海縣之說蓋本諸此天光分曜安得以

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

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

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

為于

偽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

宴 做古私覲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

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

冠古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

玩翻野無遺賢琛從兄弈為秦尚書郎 從才堅使典

客館琛於弈舍 漢有典客之官後改為大鴻臚此特

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

無私面 瑾亮兄弟也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

不敢也乃不果館弈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問琛

東國事 數所角翻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

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

所欲聞 燕在關東秦在關西二方分據故謂燕為東國秦為西國欲言其惡又非

使臣之所得論也。

使疏

兄何用問為。堅使太子延琛

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

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

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

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

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

言當答拜也

乃不果

拜王猛勸堅畱琛堅不許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

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楊州

刺史封宣城公

臚陵如翻使疏吏翻

統未踰淮而卒

吳王垂

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

士忘身立効將軍孫蓋等椎鋒陷陳

立効句絕椎擣也直擣其鋒也

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

隙愈深

數所角翻爭讀如字

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

事見一百卷穆帝升

平元年惡

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

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

兵法曰先發制人後發者

人制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

殘而首亂于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

以告曰內意已決

內意謂可足渾后之意也

不可不早發垂曰必

不可彌縫吾寧避之于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為憂而

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

令呼其父曰尊

孫蓋

燕慕容楷  
蘭建

垂不奉兵  
而出亡高  
兄

比毗至翻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

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家國豈

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爲吾

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于駭機機弩

牙也譬之穀弩不虞而機先發使人震駭故曰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

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

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書武王有疾周公無祝于

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天大雷電以風王啟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乃執書以泣迎周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

公而歸幾居希翻

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肥如之險卽垂曰盧龍之塞也垂曰

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于大陸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卽

廣阿澤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趨七喻翻邯鄲縣漢屬趙國本

趙都也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唐屬磁州邯鄲音寒丹少子麟素不爲垂所

愛逃還告狀少詩照翻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暉

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及于范陽世

子令斷後斷丁管翻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

東都以自全燕旣都鄴謂龍城爲東都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

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

舍讀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傍步浪翻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

曰捨

常山山谷間南還也

隱于趙之顯原陵

顯原陵趙主石虎虛葬處

俄有獵者

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

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眾騎散去

颺戶垂乃殺白馬

以祭天且盟從者

從才用翻

世子令言于垂曰太傅忌賢

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

謂構殺垂之謀也

今鄴城之中莫

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

夏戶雅翻

若順眾心襲

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

政

朝直遙翻

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

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

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子

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

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

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畱妃可足渾氏于鄴

段夫人垂前妃之女弟可足渾妃可足渾太后之乙妹也詳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高弼垂之國卿乙

泉戌主吳歸追及於闔鄉

乙泉戌即魏該所保乙泉塢也在空陽縣西南洛水

之北原上闔鄉在弘農湖縣闔音旻

世子令擊之而退初秦王堅聞太

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

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

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

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

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

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復扶

又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見賢遍翻屬之欲翻

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于堅曰

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馴擾也從也順也秦養猛獸使

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

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

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乘繩證翻冠古玩翻賓徒漢縣名屬遼西郡

楷為積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

從事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垂在燕為車騎大將軍以泰為從事中郎尚書

右丞申紹言于太傅評曰今吳王出犇外口籍籍師古

曰籍籍猶紛紛也空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粗坐

五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

郎泰瞻之從子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紹胤之子也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程驛程也謂行者以二驛為程

若一程而行四比至鄴吳王垂已犇秦琛言于

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陝東陝失冉翻以琛

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

之謀安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

燕高太

敗補邁翻好呼到翻下同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

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

忘其本志哉苻堅王猛之為謀梁琛固已窺見之矣評曰秦主何如人

琛曰明而善斷亂翻丁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

為然琛又以告燕主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

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

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樂音洛要一遙翻朱熹曰久要舊約也

前出兵洛川謂苟池鄧羌救燕時也及使者繼至使疏國之險吏翻

易虛實易以鼓翻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

謀主伍負之禍不可不備伍負去楚奔吳借吳兵以報楚人鄂事見左傳負音

云洛陽太原壺關皆空選將益兵以防未然燕之路

果如真所料杜佑曰潞州上黨縣漢為壺關縣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

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言苻堅雖未能純以善道交鄰

猶庶幾焉幾居希翻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空輕

自驚擾以啟寇心卒不為備卒子恤翻秦遣黃門郎石越

聘于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

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于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

好也乃觀釁也空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

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

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厭於

劉靖

燕中紹

鹽翻貪昧者貪財貨賂上流流水行也水行就下無昧利不顧其害也行謂之上流言其逆于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常理也上時掌翻下同

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治直今之守宰

率非其人或武臣出于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

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守式又翻行戶剛翻加

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脩者無旌賞之

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糾

也攝錄也又官吏猥多踰于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

擾勝音大燕戶口數兼二寇以晉秦弓馬之勁四方

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比毗至

翻金侵漁無已行畱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

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廝音一日之費厥直萬

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謂秦僭號而吳

猶能調治所部有兼并之心治直而我上下因循日

失其序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宏精擇守宰併官省

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

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謂桓溫王猛二方

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

惇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雖乏貢御御

也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燕戍雲中不若

急什翼犍而忽二方此謂不知務

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管丁猶愈于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

疏奏不省。省悉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

楊正衡曰涂音除涂中今滁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

為豫州刺史假節。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

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謂使者許割地為失辭也

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

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

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暴容紀書紀精降十一月王猛受降

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師

故從燕書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

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秘書監

孫盛。漢桓帝置秘書監晉武帝以秘書併中書省惠

帝復置秘書監其屬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

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晉人于人子之前

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言欲滅其門也其子遽拜

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

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

計。稽音啟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

晉史筆

孫盛



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

本不同見賢通翻遂兩存之史言桓溫唯以威逼改孫盛之書終不能沒其實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

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斌音彬秦王猛遺

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遺于季翻燕荊州治洛陽筑張六翻曰國家

今已塞成臯之險塞悉則翻杜盟津之路盟讀曰孟大駕虎旅

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

將軍所監監視也猶言目所見也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

以洛陽降降戶江翻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

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宋白曰衛州新鄉縣治

古新樂城新樂城十六國時燕將樂安王臧所築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

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

飲酒從容謂垂曰鄉讀曰嚮造七到翻從干容翻今當遠別何以贈

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

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

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

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卒子恤翻將為天下笑吾聞

東朝比來始更悔悟朝直遙翻比毗至翻主后相尤主后謂燕主暉及可

足渾后也相尤言相責過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

發令疑之躊躇終日躊直留翻躊躇陳如翻猶豫住足之意又不可審覆

獨慮慕容父子固是而不念其窮來歸我非有他賜不如堅待之善也

乃將舊騎

舊騎自燕奔秦所從者騎奇寄翻下同

詐為出獵遂奔樂安

王臧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

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

勞力到翻

卿家國失和

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

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齊五世

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式又翻亦各

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

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晉曰季薦冀缺于晉文公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卿何為

過懼而狼狽如是乎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囊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欠一足二者相附

而後能行故世謂進退不可而不能行者為狼狽

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

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

復扶又翻

徙之沙

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沙城在沙野龍都即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

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祭器而奔周

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殺之而革殷命

秦得由余而霸西

史記戎使由余使于秦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戎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繆公乃歸由余由余數

諫不聽繆公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繆公問以伐戎之形并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吳

得伍員而克彊楚

楚殺伍奢其子員奔吳吳王闔閭用其謀而伐楚破楚入郢

漢得陳平而誅項籍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至四年魏得許攸而

破袁紹

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

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已

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

猛亦非猜  
忌但慮之  
太過耳

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  
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  
寒來者之門也塞悉則翻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  
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  
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于殺垂乃為市井鬻  
賣之行行下孟翻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  
所宐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

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

農太守猛為輔國將軍代羌戍陝城而還秦初以洛

以桓寅代戍陝陝失冉翻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

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

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三事三公也若克殄二寇

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斲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

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庸功也其勉從朕命

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

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曩

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瑾渠各翻三月秦王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

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復扶又同猛固

無尺寸功  
而受重賞  
又將若何

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

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于武丘破之武丘卽

王平諸葛誕改曰武丘以旌武功杜佑曰丘頭卽潁州沈丘縣南頓太守桓石虔克

其南城惠帝分汝南立南頓郡南頓城也石虔溫之弟子也 秦

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

以伐燕 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度徒洛翻密謀起兵沙

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謫陟革翻五月庚午令

殺牙門孟嬌城大涉圭懼請自效姓譜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嬌

居爲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威德

城卽宇文涉夜于所居城也燕王號改曰威德城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

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鎮東將軍勃海王亮

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

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引涉圭置左右故得因侍直而擊之 令單馬走其

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

亮爲誅涉圭爲于偽翻收令尸而葬之 六月乙卯秦王

堅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

關平上黨魏收曰秦置上黨郡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城董卓治壺關城慕容氏治安民城後

遷壺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吾當親

督萬衆繼卿星發星發謂戴星而發行也舟車糧運水陸俱進

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

盪徒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

司部置鮮卑之所言預為治舍堅大悅秋七月癸

酉朔日有食之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

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

秦考異曰載記云四暉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郎

李鳳散悉直翻騎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

曰秦兵眾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

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

憂也王猛字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眾寡秦遠來為

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

已乎暉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

過郡縣皆望風降附降戶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

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

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

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

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曰此年歲在

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今福德在燕

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卒于恤翻秦雖得志而燕

福德在燕亦謂歲星在燕分也後符秦雖得志而燕

堅所謂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是也秦雖得志而燕

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為後燕復興張本大司馬溫

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

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元帝之末劉隗



北奔于後趙帥讀曰

癸丑溫敗瑾于壽春

敗補邁翻遂圍

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

伐燕燕召高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廣漢妖賊李弘詐稱漢

歸義侯勢之子聚眾萬餘人自稱聖王年號鳳凰

驕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

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

使瓊子梓潼太守虢討弘皆平之

秦楊安攻

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

長戍壺關

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

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傳評畏猛不敢進屯于潞川

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

形要

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

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

也空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

羌之郡將也

成效戰以贖之

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

周楚子瓊瓊子虢

秦張蚝

呼故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

水也為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

冀州浸水經注潞川在上黨潞

縣北關駟曰潞水即漳

形者見於外要者有諸中覘見其形未足以決

勝負覘見其要則勝負之機決矣覘丑廉翻又

丑豔詰朝平旦也

杜預曰詰朝平旦也成大將

成蓋為羌本郡太雖違期應斬羌願與

將即亮翻下同力決戰也

力決戰也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

反攻大將  
可謂法否  
鄧羌無生  
理

秦郭慶

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

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

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

耳將軍于郡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語牛倨翻

復扶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

貪鄙鄆固山泉鬻樵及水山者樵之所仰泉者汲之

得樵汲而鬻積錢帛如丘陵賈公彥曰高曰陵士卒怨

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

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

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開古竟翻重直用翻見賢通翻潞川地燕

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慕容廆

祖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

專以貨殖為心乎惟古岳翻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

于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喪息浪翻王持錢帛欲安所

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酈道元曰評鬻水

石且趨使戰趨讀曰趨音趨玉翻評大懼遣使請戰于猛使疏

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按渭水不出潞縣水經注

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誤乎又按溫公稽古錄書王猛

破評于清原杜預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其地又

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杜曰王景略受國厚

通鑑卷一百一

晉紀三十四 海西公

三

羌鄙人

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

之室。不亦美乎。受爵明君之朝。謂有功而受賞於朝也。稱觴父母之室。謂受賞而歸舉酒

為父母壽也。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呼火猛

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勁

敵。勅渠京翻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

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

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秦雍州刺史治安定。安定在秦中。為大郡。處昌呂翻羌

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

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

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

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

降戶江翻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撓奴教翻。又女巧翻勒

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

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

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谷

風之辭。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菲。息菜。郭璞曰。葑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芴土瓜也。息菜似蕪菁。華紫色。可食。菘大葉白華。根



如指色白可食菑方六翻

秦兵長驅而東自潞川而東攻鄴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

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謂甲子之日克勝事同周武王克紂殲息廉翻順陛下

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

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日將軍役不踰時三月為一時而元

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詩曰星言風駕

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剽匹及猛至

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也法簡政

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古之遺愛矣慕容恪字玄恭封太原王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

王堅畱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

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併

蕩陰安陽屬鄴又汲郡北脩武縣有安陽城宴祖父時故老苻洪父子先屯枋頭有故

老尚存聞堅之來迎于安陽故宴之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

不迎漢文帝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

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少詩且臣奉

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

國冲幼太子守日監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

通鑑卷三十四 晉紀三十四 海西公

也

也

也

也

慕容恪以作士氣

猛愛至若爾其欲殺垂令父子未可全非也

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宐都王桓帥眾萬餘屯

沙亭

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

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

內黃

內黃縣自漢以來屬魏郡

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

五千犇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

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

蔚於勿翻燕蓋遣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畱於鄴以為質餘

蔚扶餘王子故陰率諸質子開門以納秦兵質音致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夜開鄴北門

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

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

姓譜艾姓晏子春秋齊有

大夫艾孔風俗通有龐儉母艾氏

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

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

愠於問翻

高弼言于垂曰

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畧遭值迤阨

迤阨倫翻

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

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宐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

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

言譬如為山自覆一簣而進成九仞之功簣求

位翻土籠也八尺曰仞

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

高弼先從垂奔秦故敢進言為于偽翻

垂悅從之燕主暉之出鄴也衛

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

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暉經護

二王

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

極其勤瘁

瘁秦醉翻

又所在遇盜轉

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

解息解鞍息馬也冢知隴翻

盜

燕孟高

艾朗

燕死節

燕亡

錄忠并官  
其子

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力疲極也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于地大呼

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度徒洛翻射而亦翻艾朗見

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趨七喻翻暉失馬步走郭慶追及

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姓譜巨姓也暉曰汝何小人敢

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詰秦王堅

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詰去吉翻降戶江翻下同對曰狐死首丘

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墓容氏之先皆葬昌黎堅哀而釋之令

還宮帥文武出降晉穆帝永和八年燕主儁改元稱帝傳子暉共十九年而亡帥讀曰

暉稱孟高艾朗之忠于堅堅命厚加斂葬斂力拜瞻翻

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

麗執評送于秦宐都王桓殺鎮東將軍勃海王亮并

其眾犇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

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眾單走嶷獲

而殺之嶷魚力翻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秦帥所類翻

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

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將即亮翻下詔大赦曰朕以

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四維東南西北

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

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更工衡翻初梁琛之使

秦也使疏以待輦苟純為副侍輦之官蓋燕所置近臣也琛每應

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曄曰琛在長安與

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

美數所且言秦將興師宐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

出琛獄

如琛言曄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

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秦蓋循晉初之制併祕書于中

也書省引見見賢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

奇材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

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

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大傳之辭幾居希翻見賢遍翻如臣愚暗

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

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

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

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梁琛

忠于所事秦王堅不能顯而庸堅聞悅縮之忠悅縮

上卷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

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冀州牧鎮鄴使疏吏翻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

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使持

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為持節

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薊音計賜爵襄城侯

賜爵者賜之侯爵非有國有土也。一曰先未列爵今始賜之。其餘將士封賞各有

差堅以京兆韋鐘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燕都

鄴以魏郡太守為京尹。陽平輔郡也。故堅皆以秦人守之。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

因舊以授之且人情新舊不相安。故皆因舊。以燕常

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

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行下孟翻

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

便于民者皆變除之並用燕秦之人。為繡衣使者。用燕人者。以其習關東風俗。用秦

人者。使宜堅之德。意也。行下孟翻。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

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為後鮮卑乘亂攻秦張本。

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晉制諸公府有主簿記室督各一人。

今猛以琛兼之。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

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温軍盛

郝君微說國弊梁琛樂高郝畧也。本朝國弊皆謂燕也。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叅軍

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此國謂秦也。敢問取臣之道何

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幾居希翻。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

而誅季布也。言取臣之道與漢高帝異。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

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復方目翻。除賦役也。復除賦役。

亦以秦人制燕非專意也。行下孟翻。

終秦王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侯以燕故臣

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

都尉皆奉朝請三人者燕三公也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書

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為德兄子超留張掖而入姚氏張本燕國平叡

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漢有五官署郎左署郎右署郎故曰三署

郎舊制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秦遂以三署郎為官稱其餘封署各有

差衡裕之子也慕容駝之興也燕故太史黃泓歎曰

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慕容之初與黃泓歸

之及儁之取中原黃泓贊其決泓知數者也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謂歲星在

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

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

之交結為後慕容鳳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

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

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

義乎翼改容謝之言于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

器但狠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左傳楚令尹子文曰狠子野心史言

燕之臣子非久下人者秦省雍州秦置雍州於安定今省雍州入司隸校尉是

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

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為秦攻仇池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副司御史臺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晉紀二十五 起重光協洽盡旃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封琅邪王後徙封會稽王海西即

位琅邪絕嗣復徙封琅邪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

博聞曰文



咸安元年

是年十一月海西廢帝即位始改元咸安通鑑編年因以新元繫之

春正月

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

瑾渠客翻

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

帥步騎二萬救之

蚝七吏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大司馬溫遣淮南

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鑿蚝於石橋

據桓溫傳

石橋在肥水北守式又翻

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

慎縣漢屬汝南郡晉分屬汝陰

郡唐廬州之慎縣則梁魏之間南梁郡伊宣之子也

桓宣佐祖逖拒祖約守襄陽皆有功

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

族送建康斬之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

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

澠池

為翟斌乘秦亂起兵張本處昌呂翻澠彌充翻斌音彬

諸因亂流移欲還

舊業者悉聽之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

刺史

青州刺史治廣固

中壘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

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

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為荊州刺

史

晉志曰秦既滅燕以兗州刺史鎮倉垣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陽徐州刺史鎮彭城秦初

以荊州刺史鎮豐陽後移襄陽余按此屯騎校尉天

時秦未得襄陽蓋仍燕之舊鎮魯陽也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刺史

涼州

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涼州於天水界置益州於扶風界校戶教翻

秦州刺史西

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



雅苻氏也前此未有晉州涼之張氏分西平吏部尚

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堅

進圖梁益故置梁益二州刺史楊安既克復置雍州

治蒲阪秦省雍州見上卷上年復以長樂公丕為使

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樂音洛使成平老之子

統擢之子也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宐得

人令王猛以便宐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

除正奏上秦朝除為正官也嗚呼荀卿子有言兼并

州英俊以補守令然鮮卑乘亂一呼翕然為三月

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謚法大慮秦後

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于桃山俱姓魏收

地形志蘭陵昌大司馬溫遣兵擊却之秦西縣侯

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

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形余中翻萇仲良翻

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

執斤殺之代之先拓拔鄰以次兄為拓拔氏後夏

四月戊午大赦秦兵至驚峽驚峽在仇池北亦楊

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

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

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

魏獻明帝寔

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統與纂爭國見上卷纂上年降戶江翻下同

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秦

秦州於上邦仇池在其南故置南秦州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

仇池王猛之破張天錫于枹罕也事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元年枹

音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敦徒秦王堅既

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

送之穆帝永和十二年秦遣殊負使涼今復遣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

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于疆弱也張茂稱藩于劉曜事

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張駿稱藩於石勒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今論涼土之

力則損于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

翻然自絕絕秦見一卷太和元年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

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

注禹之治水高高下下因天地之性弱水西流江關河東注今言能反之回之喻秦威力之疆也關

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涼州六郡

以張軌初鎮河西之時統治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郡西海六郡言之也元康以後張氏所分置其為郡多矣劉表謂漢南可保事見漢獻帝紀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

在身元龜不遠空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

業一旦而墜地也自張軌保據河西至天錫凡九主今言六世者不以耀靈祚玄觀為

世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

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天錫降秦

西平公

使疏吏翻下同驃

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

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

吐從噉入秦聲谷音洛

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潞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

葉延見九

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潞其良翻

好學仁厚無威斷

好呼到翻斷丁亂翻下無斷同

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潞羌豪也

潞渠良翻

羌人據潞川之地分為東西

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

右橫戶孟翻

幾亡國矣

幾居希翻

吾二人位為元輔

長史司馬

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

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

元僚而與日會日月之會謂之合朔自合朔之後月又先日而行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月望詰去吉翻

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日一顧

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

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

遂於坐收三弟殺之

坐徂臥翻

辟奚驚怖

怖普布翻

自投床下

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

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

人無精爽

謂之恍惚

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于地下

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

卒

卒子恤翻下同

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

之將佐

將即亮翻

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

樂音洛

建

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

善 莫狄之性

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

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辟奚之死

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鑑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代世子寔病傷而卒格長孫斤而被傷也秋七月

秦王堅如洛陽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

女據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爲賀氏有遺腹子甲戌

生男代王什翼犍爲之赦境內爲于名曰涉圭拓跋珪造

魏事始此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周撫

周楚皆著威名于梁益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

諸軍事領益州刺史監工仲孫光之子也周光見九

帝太寧三年秦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河西

張駿以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爲河州武始郡治狄道亦張駿所置王猛

以潞川之功見上年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下詔

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

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實貴

之也羌有廉李之才廉李謂廉頗李牧朕方委以征伐之事

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

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九月秦王堅還長安歸安

元侯李儼卒于上邽謚法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

有謚元恭固非堅復以儼子辯爲河州刺史復扶

猛知羌非  
拔民才

魏烈祖道  
武拓跋珪

簡文帝

蔡王洛

通鑑卷二百三

晉紀三十五

七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

叩馬諫曰鄭玄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陛下

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

何堅為之罷獵還官偽翻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

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

右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以戒自是不復獵復

獵也堅傲其意拜洛為官箴左右大司馬溫恃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

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桓溫心

於命也孰謂天位可以不獲選者制術士杜昊知人貴賤溫問昊以祿位所至昊曰明公勳格宇宙

據孔安國尚位極人臣溫不悅其志願不止溫欲先

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

挫枋頭之敗事見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郝丑足

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

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

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

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愜苦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

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

此子死已  
曉何可使  
聞於父

通鑑卷二百三

晉紀三十五 簡文帝

七

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超知溫心而迎合以帝素

謹無過而床第易誣第側里翻又壯士翻乃言帝早

有痿疾楊正衡曰字林痿痺也人垂翻嬖人相龍計

好朱靈寶等相與計皆姓也何承天姓苑相參侍內

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

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

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此白石蓋在牛渚西

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先草定太后令而呈

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建屋於宮中以奉內侍啟云外

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行戶剛翻下乃曰我

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索山未亡人不幸

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杜預曰婦人既已西

溫集百官于朝堂朝直遙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

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左僕

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伊尹

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用霍光廢昌乃

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

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晉朝以此服王彪之余甚

帝無大過  
彪之誤矣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簡文帝

虎之父彬不畏死以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

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工外翻百官入

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

散悉直翻騎奇寄翻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作亨後魏書僭晉傳作亨今從

帝著白恰單衣著側略翻恰苦洽翻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

虎門晉制諸公給朝車安車卑輪犢車各一乘東漢都維陽宮有廣義神虎門賢注曰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亦建康宮西門外然

羣臣拜辭莫不歔歔音歔

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中殿

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

于會稽邸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會工外翻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

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蓋即平巾幘單衣中禱也

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改元成安溫出次中堂分兵

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乘如溫撰辭欲陳述廢

立本意撰難免翻預撰辭欲入見而陳之帝引見見賢遍翻便泣下數十

行行戶剛翻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

習武事好呼到翻為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

曰武陵親尊武陵王晞亦元帝子出繼武陵王品後未有顯罪不可以

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

周同美此大事宐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

王彪之能全晞于會稽輔政之時而不能全之于會稽續服之日會稽可以理喻而習武者桓溫之所忌

也復扶又翻乙卯温表晞聚納輕剽剽匹息綜矜忍息子也

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温以此請

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璉等官

璉與璉同音津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沈

日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楊七州郡邑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

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温使人齎書弔

之浩子洸不荅洸亦不請温而與武陵王晞遊廣

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温有隙温惡殷庾宗彊

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晃父

汝南王祐之子也嗣新蔡王後詣西堂叩頭自列西堂太極殿西堂也自列自陳列其

事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洸太宰長史庾倩掾曹

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

皆收付廷尉柔皆蘊之弟也備千旬翻掾于綰翻癸丑温殺

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即田氏孟氏及所生三男也甲寅御史中丞

譙王恬承温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但

惋烏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譙

貫翻承死於王敦之難承當作承音注見前乙卯温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

切帝乃賜温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安奉行前詔

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

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吳孫權分丹楊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



更名新安郡唐為歙州今之徽州

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

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置衡陽郡今之衡州

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

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

也故温特赦之庾希聞難

難乃口翻

與弟會稽參軍邈及

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

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屬廣陵郡今泰州即

其地温既誅殷庾威執翕赫

翕盛也赫炎之極也

侍中謝安見温

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

臣揖于後

當是時晉之君臣蓋可知矣春秋之義所謂微而顯者也

戊午大赦增

文武位二等已未温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

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温固辭仍請還

鎮辛酉温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

曰温前敗灞上

見九十九卷穆帝太和十年

後敗枋頭

見上卷太和四年

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說載記作悅讀

當從悅一曰說讀如字謂自解說也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

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温之謂矣

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堅請

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宐輒已停寢

騎奇寄翻堅先是命猛以便宐選賢

郡後補六州郡縣守令别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

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

齊桓公有管仲燕昭王有樂毅

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

篤六州選才又以猛撫之任人望矣

通鑑卷三十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君人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者勤於求賢而逸于得人

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

不易守之亦難易以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表外也

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曰界外之

以分陝為先陝式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

宐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周公東征周大夫為作九戩之

詩其辭曰九戩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袞衣繡裳又曰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箋云

王迎周公當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

故史言苻堅王猛君臣相與之至十二月大司馬

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屏必政翻不可以臨黎元

東海王宐依昌邑故事昌邑事見二十四卷築第吳

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

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

月降封今從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處昌拱默而

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

端門先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

惡之惡鳥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入直省帝謂超曰命

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帝之為撫軍也辟超為掾

故於今敢以情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

問之復扶又翻晉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

正墮其奸  
昏主也

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史書所稱取急請急皆謂假也省悉景翻

帝曰致意

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

之深言何能論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

主辱遂泣下霑襟此亦清談但情溢于言外耳朝直遙翻下同帝美風儀

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

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清談

無益於國事謝安當此之時能立此論可謂拔乎流俗者也郝超以溫故朝中皆

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盱未

得前盱古案翻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史言謝安于風流之中能處事應物又郝超勢歆如此桓溫既死之後超得終于福下蓋以智免也為干

僞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枹罕河西張氏皆置為郡興晉亦當近枹罕界徙涼州治金城自天水徙張

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以秦徙鎮立壇于姑臧

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帥讀曰遣從事

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

年夏會于上邽欲使晉起兵攻蜀是歲秦益州刺

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于度堅山司繁帥騎

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乞伏氏先自漠北

自高平西南遷麥田山司繁又自麥田遷于度堅山

水經注苑川在天水勇士縣界杜佑曰在蘭州五泉

縣界以下文乞伏吐雷為勇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

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

請統降降戶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

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漢縣名而置護軍撫

其部衆為後乞伏步願以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

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

瑤為著作佐郎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

郝略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鶩之子

也陽鶩什燕歷事冠軍將軍慕容垂言于秦王堅曰

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惡來以多力事紂紂嬖之

願陛下為燕戮之為于偽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

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

故也此惟湯武足以當之下此則彼慕容評者蔽

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喪息國亡

不死逃遁見禽事見上卷海西秦王堅不以為誅

首又從而寵秩之秩序也官也是愛一

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

于人而人莫之恩盡誠于人而莫之誠卒于功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房曠房  
默崔逞韓  
胤陽陟田  
勰陽瑤郝  
略

不遂容身無所卒子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復扶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

在所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

一藝者罷遣還民苻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終况不及苻堅者乎夏四月

徙海西公于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

遣御史顧允監察之監工彝協之子也刁協元帝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

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仍帶特進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

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代王猛鎮鄴庾希庾

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眾夜入京口城沈

林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耽丁舍翻沈約曰吳

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東海

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太興初郡及丹徒

縣悉治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

擾內外戒嚴卞耽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

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元帝割吳郡海虞

郡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庾

之後眇壺之子也卞壺事元明二帝甲寅帝不豫

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

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子道生及弟俞

生道生疎躁無行從才用翻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

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天於翻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

善相者視之孕以證翻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

媵媵以證翻甲女為婢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

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相者

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晉書曰初

簡文帝見識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

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

始明因以為名焉帝後悟乃流已未立昌明為皇太

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

鄭太妃之祀帝封琅邪王所生母鄭夫人薨固請服

外妃會工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

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川漢昭烈屬諸葛侍

中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

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宣帝肇基帝

然故云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

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王丞相是日帝

崩年五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

處昌呂翻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

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及為所責朝議乃

風裁正論

定朝直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康獻褚太后既歸政

于穆帝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復臨朝稱制海西既廢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以帝

冲幼加在諒闇闇音陰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

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

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此事即封

還詔書之始也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

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

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

溫入輔溫又辭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

中外諸軍事復扶又翻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右

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傅太子太傅也

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督戎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中書監常侍之職也文

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謂伊呂

望蕭何鄧禹也况臣猛之無似無似猶言不肯也章三四上上時掌翻秦

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

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為相堅端拱于上

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

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素尸位素餐者也顯拔幽滯勸課農

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

無不克秦國大治治直吏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

封還詔書作法甚善

秦相業

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樂音洛

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

綱紀

綱紀謂官屬綱紀衆事者也

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為

治中別駕

姓譜房姓本自丹朱舜封為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為氏

清河崔宏為

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

規正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下同

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

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

濟子禮翻

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

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

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

卒子恤翻

融問申

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

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

先悉薦翻

至是融謂

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

復扶又翻

泰乃從命至

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信於今乃來何其遲也

高泰字子

伯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

魯僖公以泮宮發頌

詩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齊宣王以稷

下垂聲

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駟衍淳于髡山駟慎到接子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稷下學士且數百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

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明公阿衡聖朝懲

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

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宥吏乎言于秦王堅



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

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

也治直吏翻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泰固

請還州還冀州也堅許之九月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

曰順皇后即王述從妹也尊帝母李氏為淑妃冬十

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彭城妖人盧悚晉氏南渡

僑置彭城郡於晉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

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農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

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

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馬於慶翻公曰我得罪于此幸蒙

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

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眾

三百人晨攻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詐稱海西

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雲龍門建康宮門也略取武庫甲仗

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吏士守衛雲龍門者也游擊將軍毛

安之聞難帥眾直入雲龍門難乃旦翻手自奮擊左

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

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橫戶專孟翻

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知其安于屈

辱故不復為虞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秦都督北蕃諸軍事

海西公保母

毛安之

通鑑卷二百三

晉紀三十九 簡文帝

九

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  
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平老鎮朔方始

年三吳大旱人多餓死吳郡吳興義興為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謚法五宗安之曰

孝克定禍亂曰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

溫來朝朝直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

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恟許或云欲誅王謝因

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

行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直朝

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

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也望名望也謂質涉翻沈約曰手版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

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安從容就席

從于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左傳楚

曰天子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

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史言王

忠於晉室而識度劣於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暮之移坦之雖

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

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

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卒子溫治盧棟入

宮事

治直之翻

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祕官連坐者甚

衆遷毛安之爲左衛將軍桓祕由是怨溫三月溫有

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代王什翼犍使

燕鳳入貢于秦

犍居言翻燕於賢翻姓也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

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

趣讀曰促

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

有心爲之謂之故

使袁宏具草

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

安可以此示人 言不當爲此文也 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

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

不復支父自可更小遲迴

安晉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坦之彪之實預有力於

其間復扶又翻

溫弟江州刺史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

溫知人處

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

吳俗謂他人爲渠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其意

以爲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冲所制若害之無

益于冲更失時望故也

觀桓溫所以待安坦之者如此二人者豈易及哉 溫

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

共殺冲冲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冲先遣力士拘

錄熙濟而後臨喪

錄收也

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

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冲稱溫遺命以

少子玄爲嗣

爲桓玄篡晉張本少詩照翻

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

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楊雍

溫既死冲猶知有嗣廷王謝諸公能不思

旁分其權而盡授諸

交廣五州諸軍事

楊恐當作梁雍於用翻

桓冲為中軍將軍都

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楊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

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

三分溫所統以

授其弟姪

石秀豁之子也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

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

決不請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

辟毗亦翻上時掌翻

須報然後行之

史言桓冲事晉朝忠順

謝安以天子

幼冲新喪元輔

喪息浪翻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

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

朝直遙翻下同

太

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

冠婚

冠古玩翻

反令從嫂臨朝

帝元帝之孫於康帝為從弟故太后為從嫂從才用

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

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

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

史言彪之

所陳者正義謝安所行者時空

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復扶又翻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取仇池

與

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

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流合為漢水晉蓋沮水列戍以備秦沮于余翻

亮懼退守

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漢川即漢中郡之地

丙申以王彪之

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

朝直遙翻

安每

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吳國內史刁彝爲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冬

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

漢川彤余冲翻帥前禁將軍毛當秦置左右前鷹揚

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

亮帥巴獠萬餘拒之蜀先無獠李勢之時戰于青谷

新唐志洋州真符縣木華陽縣開元十八年析興亮

兵敗奔固西城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魏彤遂

拔漢中徐成攻劔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

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

朱彤邀而獲之此漢水蓋蜀人所謂西漢水也與涪

陵然朱彤克漢中因得邀獲虓母妻則又似自漢中

之漢水趣江陵但秦兵已至梓潼自涪以北皆爲秦

有虓母妻安能越劔閣取漢水路而趣江陵乎意謂

當以此漢水爲西漢水虓虛交翻涪音浮趣七喻翻

虓遂降于安降戶江十一月安克梓潼梓潼縣漢屬

分爲梓潼郡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

瑶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

勒兵拒朱彤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

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于秦

邛渠容翻秦王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

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墊音王

趙長

通鑑卷一百三

晉紀三十五 孝武帝

三

既全受  
全節

盈德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五 三十三  
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

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

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官乎遂不仕

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氏賊堅本氏也故以氏賊呼之此必虓母死後

事 嘗值元會正月一日為元日儀衛甚盛堅問之曰

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

比擬天朝秦之君臣皆六夷也故詆之為犬羊天朝謂晉也朝直遙翻秦人以虓

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桓

冲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冠

玩 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

以糧乏退屯巴東 以待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

楊尹 是歲鮮卑勃寒掠隴右勃寒亦隴西鮮卑也秦王堅使

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勇士川

漢天水勇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彗祥歲翻又旋芮翻

又徐醉翻 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

秦太史令張孟言于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

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井 今彗起尾箕

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

燕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彗起燕分而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

晉紀三十五 孝武帝 百

秦張孟

道好還之運，反而滅燕，自然之大數也。太元十年，慕容冲破長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隆安元年，拓跋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三年。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

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空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

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鮮卑東胡

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公太和四年五月

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

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執傾勳舊臣

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

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安息慮

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

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巳酉，刁彝卒。二月癸丑

以王坦之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

史鎮廣陵，詔謝安摠中書。安兼摠中書，安好聲律，暮

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

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

天下惜之。安不能從。三月，秦太尉

建寧烈公李威卒。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

秦有眾二萬，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鎮軍將軍

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

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

軍桓石虔帥眾三萬攻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晉志

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四年立唐梓州之玄武縣也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尉部主

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瑤石虔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與巴

獠酋帥張重尹萬萬餘人進圍成都秦魯皓翻酋慈由翻帥所類翻

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

相攻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敗補邁翻下同育與楊光退屯

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

萬于成都南敗補邁翻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

育楊光于緜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復扶又翻冬十

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魚羊合咸鮮字謂鮮甲也。是後慕容起兵攻秦果在甲申乙酉之歲呼火故翻

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

整晉祕書省有丞有郎無侍郎秦以整為祕書郎內侍左右故曰侍郎固請誅鮮卑堅

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屬之欲翻好直言上書

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慕容垂夫人得幸

于堅即段夫人也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

來入鷲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

輦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衛辰之下更意乃足為下衛辰求救於秦張本犍居言翻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



冲此一讓  
晉社稷之  
靈

通鑑卷一百三

晉紀三十五

三

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  
私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楊州讓之自求外  
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固諫腕鳥貫翻郗超  
亦深止之楊州統攝京畿權任要重故皆止冲冲皆不聽處之澹然處昌  
呂翻澹甲寅詔以冲都督徐豫兗青楊五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楊州刺史並加侍中六  
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  
及宗廟社稷為于偽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蓋黃  
華嶽諸神不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身首橫分  
盡徧四嶽也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  
詩沼

臨終上書  
乃套本也  
故不詳其  
要

晉祖宗告  
之也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  
之命竊獻遺款款誠也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八方  
為八荒爾雅觚竹北戶聲教光乎六合六合天地九  
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師古曰草芥  
者俛而拾之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樂毅荅燕惠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  
兢兢如臨深谷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伏惟  
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  
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  
相承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上下安和臣沒之

通鑑卷一百三

晉紀三十五 孝武帝

三

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後卒

如猛言宏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臨哭

力比必寐翻及也歛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

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

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王濛善清談與劉惔齊名

以后父晉陵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魏始置五

兵尚書謂總錄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事也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 九

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

中書舍人晉初中書置通事舍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掌詔命沈約曰晉置中書侍郎又置舍

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案奏章後省通事莞音官每被顧

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

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歛還省省謂

中書省被皮義翻樂音洛奸呼到翻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重直龍翻然

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

聽訟觀于未央南喪息浪翻稱尺證朕五日一臨以

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

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市王猛謚武

侯稱尺證翻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

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秦有

徐邈

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將軍是為四禁  
左衛右衛將軍是為二衛衛軍撫軍鎮軍冠軍將軍  
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衛  
將士也上時掌翻將即亮翻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

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

詣博士授經女隸沒入為官婢尚書郎王佩讀識堅

殺之學識者遂絕

漢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